

张
颖
剧
作
选

大青南半马



花城出版社

作者与作品简介

张颖，女，江苏人，出生于贵州省省会，长成于广东。曾搞过技术、宣传，办过厂报，现系湛江艺术学校讲师。

本书选入的剧作《金芒果》、《小青的选择》、《诚实的眼睛》均于广东省大型文艺评选中获得一等奖；《飞向星空之前》获得省级评选二等奖，并获全国学校剧评选征集；大型话剧《红菊花》获省级评选二等奖，《青青南半岛》获市级评选二等奖、省艺术研究所征集；独幕话剧《心随明月到沙田》、《画外》分别获地市级评选一、二等奖。电影文学剧本《梦有千千》即将由广西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合拍公司联合摄制。

作者曾出版小说集《大写的红玫瑰》、散文、报告文学集《风中蓓蕾》。

作者现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湛江春蕾戏剧文学社副社长。



作者像 摄于 1995 年 4 月



市委书记王冶（前右四）、副书记陈周攸（前左三）、市委常委、市人大主任林彦举（前左二）、市委常委、秘书长郑流（前右一）、市文化局长祝宇（前左一）等领导同志观摩话剧《青青南半岛》后与部分演员合影。前排右五为剧团团长、市政协副主席孔雀屏，前排左四为剧作者。



著名剧作家赵寰（左二）、省剧协副主席陈仕元（右一）、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马明晓（右二）等专家与作者（中），在《红菊花》剧本讨论会上。

目 录

岭南女剧作家星座上的新星 (序)

..... 赵 寰 (1)

五幕话剧

红菊花..... (5)

青青南半岛 (67)

独幕儿童科幻剧

飞向星空之前..... (127)

童话歌剧

金芒果..... (145)

学校剧

小青的选择 (163)

儿童剧

诚实的眼睛..... (179)

独幕话剧

画 外..... (190)

电影文学剧本

梦有千千 (电影文学剧本) (209)

后记 (297)

岭南女剧作家星座上的新星

——张颖剧作选《青青南半岛》序

赵 寰

张颖女士的剧作选将要出版了。我先睹为快地阅读了它的原稿，欣喜莫名。这是我读到的岭南女剧作家群体的第四本剧作选。

新时期以来，中国剧坛上出现了一个耀眼醒神的现象——强大的女剧作家群体的崛起。1991年3月8日，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在羊城召开的盛会——中南地区女剧作家研讨会，会上研讨了中南的六位女剧作家的作品，其中岭南的女剧作家就占了三位。她们陆续都出版了自己的剧作结集。事隔不久，我就在南半岛上湛蓝湛蓝的海滨城市——湛江结识了张颖女士和拜读了她的新作《红菊花》。原来，她在那以前，已经勤奋地笔耕不辍、创作了多部大戏、小戏、儿童剧。她早已是岭南女剧作家星座上的星星，三年之后，她的剧作选终于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在酷爱戏剧作品的读者书架上又增

添了这第四部岭南巾帼剧作选！

捧读张颖女士的剧作选稿之后，最令人感动的是：

她为戏剧创作的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恒心；

她那跃然纸上的对南半岛人民的一片赤诚的爱心；

她对儿童、少男少女们特有的深情所绽现出的宝贵童心。

她的这种宝贵的恒心、爱心、童心、谱写出新时期人们心灵的交响乐章；笔耕出一幕又一幕的精湛好戏；吟诵出动人心弦的诗篇！

她不仅擅于描摹妇女形象：老妪、中年妇女、少妇、少女和女童的角色；而且不让须眉地写出了种种男性的众生相，从领导者、建设者、工人、农民、军人、科学家，到大、中、小学生……她不仅创作了我们时代所热望的各种人物，也写出了时代的新人，向宇宙进军的新儿童……。她的笔下不仅写出了旧的十字架压在人们灵魂上的苦难，也写出了新的航天器载着人们实现“飞天”的宿愿……。她笔下的主人公的心灵是美丽的，透明的，可爱的。而隐姓埋名二十年、四十年，为人民事业、科学事业献身的“观世音菩萨”舍身喂虎的独特形象，竟在她的两部大戏中两度出现。这也许正是女剧作家心灵深处顶礼膜拜的圣母吧！

作为剧作家，特别是时至今日的剧作家能像张颖女士具有上述三心，实属不易。特别是还能够默默地献身戏剧创作，更属难能宝贵！时代需要这种默默耕耘的笔耕人，时代需要献身事业的“观世音”！

作为剧作家，张颖女士是幸运的。她的创作活动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中共湛江市委书记在百忙中亲自阅读了她的剧作，并在湛江没有专业话剧团的情况下，市委、市政

府斥资十万由素负盛名的湛江粤剧团以话剧形式把她的大型话剧《青青南半岛》搬上港城舞台。

另一个大戏《红菊花》，省剧协主席红线女也曾列入92年《中南现代戏曲回顾展》的演出计划中，并亲自挑选剧团和指定主要演员，虽则因故未能上演，但对耕耘者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收获。同时，也反映出张颖女士的剧作是具有一定的创作实力和魅力的。

最近，张颖女士根据自己在省《作品》首发，北京《作品与争鸣》转载的中篇小说《梦有千千》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已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看中，广电部电影局已讨论通过，列入1994年重点故事片拍摄计划，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承拍。我祝愿这部影片能早日在银幕上和广大观众见面。

我的家乡有一句谚语：“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我不能做一个“喝彩的闲人”。我在这篇短文的结尾处，还想送给张颖女士几句赠言。

坚持她的恒心，深化她的爱心，保持她的童心！还要加上在艺求上独具个性的“匠心”！出版了一部剧作选，只是一个运动员的起跑点，只是球星的一场热身赛，只是将士们的一次实弹演习！只是戏剧艺术家们的一次化装彩排。

来日方长，任重道远，勤奋笔耕！好戏还在未来！

1994.1.5晚
写于羊城望尘楼

人物表

刘义胜——男，五十九岁，洪江市市长。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

王九莉——女，六十岁，遂城麻纺厂退休工人，她是隐姓埋名了四十年的当代花木兰。

周 玫——女，四十五岁，刘义胜的第二任妻子，从舞蹈演员到海洋宾馆总经理，她走过了曲折的人生之路。

王 华——男，二十五岁，刘义胜的亲生儿子。在文革动乱中年仅两岁多的他与亲人失散，后被王九莉拾养。现任海洋宾馆公关部副主任，分管保卫工作。

刘 远——男，二十五岁，刘义胜的养子，他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现为洪江市对外经济协作洽谈小组成员。

巩倩倩——女，二十三岁，周玫与前夫巩原所生的女儿，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现于洪江市党史研究办公室工作。

巩 原——男，四十七岁，文革前是洪江市歌舞团的乐队指挥兼作曲。出场时以澳大利亚某财团的董事长身份归国投资。

阿道夫——男，四十多岁，华裔，拥有几个国籍的挂名商人。

小 兰——女，二十岁左右，海洋宾馆服务员。

珍 妮——女，二十多岁，金发女郎，阿道夫的秘书。

公安人员甲、乙、丙（女）

序 幕

〔1949年冬季的某一天拂晓。

〔笔架岭战场的一角。

〔幕启：天幕上战云滚滚，火光闪闪，冲杀呐喊的声音在军号声中显得雄壮激越。

〔林阿松捂住受伤的腹部，从阵地的一边向另一边走来。在另一边，一班长刘义胜的大腿负了伤，他抱着打光了子弹的机枪，斜靠在一块石头上。

〔林阿松摇了摇有点昏迷的刘义胜。

林阿松 一班长！刘义胜！

刘义胜 （脸露笑容）阿松，我们连的阻击任务完成了！

林阿松 完成了！小刘，你听，总攻已经开始，大部队冲上去了。敌人全线溃败！

刘义胜 太好了！

林阿松 小刘，你的大腿伤势很重，你的急救包呢？

刘义胜 给其他战友了。（有点昏迷，头下垂）

〔林阿松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急救包给刘义胜包扎大腿伤口。并拾起地上的军用水壶给他喂了几口水。

〔稍顷，刘义胜抬起了头。

刘义胜 阿松，你的前襟有血！（望望自己的腿）你把急救包都给了我，那你？……

林阿松 不要紧，一点轻伤！我撕内衣包扎。

〔阿松别转脸，撕内衣包扎腹部伤口！

林阿松 小刘，我背你下去！

刘义胜 （虚弱地）别管我，你先走！

〔刘艰难地从军衣的上口袋中掏出一个绣着红菊花的针线包。

刘义胜 阿松，这个针线包是你送给我的，里面装着一张入党申请书，请你代我交给组织。

〔林阿松接过端详。

林阿松 不，你会亲自交给组织的。

刘义胜 阿松，你为什么在针线包上绣上红菊花，世界上的菊花有红的吗？

林阿松 有的，有的，战地上的菊花是红的。

刘义胜 连长和指导员呢？

林阿松 （痛苦，而又自豪地）他们已经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捐躯。小刘，阵地上的生存者只有我和你。全连战友均已壮烈牺牲！

〔刘义胜艰难地脱下了军帽。林阿松也随着脱下军帽。

刘义胜 （低缓而又坚毅地）战友们的鲜血不会白流（出现幻觉）看啊，看啊，战地上的菊花是红的，千朵、万朵在风中舞蹈！这是几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染红的，啊，红菊花……（突然昏厥）

林阿松（急切地）小刘，刘义胜！

〔舞台灯光转暗；天幕上出现火光，旗影夹杂着欢呼声，以及军乐奏出的高昂、欢快的旋律。

〔天幕转为桔红色，出现了林阿松背着刘义胜艰难地行进着的投影。

〔天幕的上方出面了几个鲜红的大字：洪江市解放了
〔军乐转奏《东方红》，一轮红日在天幕冉冉高升。

（幕 落）

第 一 幕

〔1989年暮春的一个星期天上午，

〔洪江市市长办公室，大办公台、沙发、茶几、文件柜等摆在适当的位置上，墙上挂着大幅世界地图和洪江市地图（呈半岛状）

〔幕启：刘义胜站在洪江市的地图面前细看着什么，一手执放大镜，一手拿红蓝铅笔，只见他在某处画了一个圈，微微颌首。

刘远夹着一只厚厚的公文袋上场。他身穿深蓝暗条西装，结玫红领带，面目清秀，举止儒雅，风度翩翩。

刘 远 爸爸！

〔刘义胜转过身来，他的面容略显消瘦，但刚毅，举止沉着稳健。

刘义胜 小远，你们的会议开完了吗？

刘 远 是的。陈副市长让我整理第三批吸收外资投资的环境资料。

刘义胜 整理的过程要注意保密。这些资料是要经过可行性研究才对外的。

刘 远 知道了，爸爸，你呀，总怕我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刘义胜 （笑了笑）你是说我谨小慎微是不是？

刘 远 （不好意思）我没那个意思。

刘义胜 小远，你到办公室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 远 没，没什么事。

刘义胜 不对，你的眼睛告诉我，你有些事要问。

刘 远 爸爸，真是知子莫若父，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上次陈副市长不是提名让我担任本市对外经济合作洽谈小组副组长的吗？怎么今天早上却宣布由杨风担任？

刘义胜 提名是一回事，研究决定又是一回事。不错，杨风是由我提名的，我是投了你的反对票。不过，你不觉得杨风比你更成熟、干练、谦虚，原则性强吗？

刘 远 爸爸，这不过是排在第三位的一个副组长职务，我并不在乎，只是，我觉得爸爸应该对我多一点理解和信任。难道你不觉得我比杨风学历高，反应快，眼光更独到吗？

刘义胜 小远，我想提醒你，正由于你的自命不凡和过于自信，才障碍了你的进步。

刘 远 （不服气地）爸爸……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刘义胜接听。

刘义胜 我就是。是的，是我约见巩原先生的，立即请他进来。

〔刘义胜放下电话。

刘义胜 小远，你作为小组的成员，这已经说明了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巩原走进办公室。他戴着黑边眼镜，文质彬彬，具有学者风度。

刘义胜 （上前和巩握手、热情地）欢迎你，巩原先生！